

嘉業堂
叢書

閒漁閒閒錄



門
漢
門
門

錄
之
卷

吳興鏐氏
嘉業堂琴

閒閒錄者宵行雜誌存稿也曷不盡付剗剗氏以見聞
未核少遼緩之故存也再更寒燠其說之誣者削之行
之汙者逸之古人古事之奇僻者登之不僻且奇亦足
資獻納備法戒也于古近盜弗遑恤矣於今近史則吾
也敢乎哉乃存稿纔十之二三顧此刺刺不休何也曰
識以年進事與日積不得之客座傳聞卽獲於雨窗繙
閱壽希七十師友凋喪錄前輩緒言所以嘉惠來學也
錄已往謬誤所以慎重述作也錄所見所聞之參差抵
牾所以附於闕如之義也流傳佳話以動人興起之思
采掇閒情以供人游藝之用如斯而已矣若夫朝章國
是之繫名公鉅卿之跡草莽之臣烏從知之名山大川

之奇都會物產之饒足不越萬里目囿于一隅蔑由擊之而識之也民之訛言人之多言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敢逞筆以賈禍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誰爲別白黑而定一尊也敢憑臆以叢怨乎剗是數者東塗西抹勿自懈逸生逢堯舜世瀟灑送日月是則閒漁閒閒錄之所由成矣乎自茲以往天假之年不卽隕滅一再續未可知也

閒漁閒閒錄卷一

嘉業堂叢書

華亭蔡顯撰

關漢卿解州人工樂府著北曲六十本曲自元始有南北十七宮調相傳當年取士有填詞科主司定題目并限曲名及韻其賓白則伶人自爲之弘簡錄云元以曲取士設有十二科其說甚爲無據自至元八年設國學出策題試問所對精通者爲中選皇慶二年制科舉第一場蒙古色目人試經問五條漢人南人經疑二問經義一首第二場蒙古色目人試策一道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漢人南人試策一道皆用經書時務爲題並無詞曲一項

日知錄改殯一條云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按愍懷二帝崩於沙漠上皇用茶脯及野蔓焚之少帝則以馬蹂之土中高宗數遣使祈請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一時朝野以爲大事先是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奉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仍納袞冕輦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高宗傳是錢忠肅轉世外雖迫於清議志實不主復仇至後被發掘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鐙繫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眞僞不可知

不欲逆詐以慰一時之人心耳欲不欺得乎

陶淵明集辛丑遊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則晉安帝隆安五年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考終應得年七十六若改五十爲五日則不應下接吾生行歸休也序云悲日月之遂往悼我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非年未及強仕者口氣榮木詩引四十無聞斯不足畏非必其年四十也自實以甲辰便處處牽合生支節矣不信自序而據延之誅文豈其然乎歸去來辭序後書乙巳歲十一月也是爲安帝義熙元年靖節年應五十四與子儼等疏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勉

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云云或擬改五十作三十以合
甲辰可笑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云閒居三
十載遂與塵事冥若年止三十七便說不去戊申歲六
月中遇火云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計乙巳歸田戊
申五十九歲矣張縝云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
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
昭明太子陶淵明傳作六十三

和詩次韻始於元白盛於皮陸然蚺蜺鳧鷖不次韻蠨
蛸膏肓不易韻就文略翻新耳

扶風家乘云惠子硯谿家藏董文敏樂志論手卷仿素
師筆法縱橫遒勁爲得意之作乃持以贈其同年張子

畏巖之行志不忘也今硯谿令子仲孺負一時重望官翰林克肖其父畏巖復將此卷贈仲孺且附硯谿兩札於後故人遺墨珍之垂二十餘年可謂篤於友誼者矣昔獨孤生以蘭亭本贈趙松雪以爲與生更結一段翰墨緣乃硯谿與畏巖以文敏此卷相贈遺累世交契於是乎在寧僅結翰墨緣已哉畏巖從弟禹瑤子仲孺又姻好也屬之以索余言爲介故述其大略以附卷末介柳黃廷颺拜識時年七十又八

康熙中楊閣學恭紀賜止血石詩二首有神方采自靈樞祕上藥親從御府頒閬風苑裏傳珍久勃律天西韞采深句閣學年十九中乙卯南闈丙辰聯捷入翰林以

撰祭佟國舅文引用王彥章事謫戍尙陽堡旋放還歷
官內閣學士兼傳東宮以太子廢不安於位退歸壬寅
冬鼎湖上昇雍正元年不召赴闕擅入乾清門獲罪
戍黑龍江卒於戍所

唐代宗時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大厯元年詔天下苗
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
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劉長卿有送青
苗鄭判官歸江西詩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行青苗
法條例司請以儲之長平廣惠倉穀錢民間願豫借者
給之令出息二又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
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詔曰可

魏太子丕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
中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甄
后之死郭后讒之也後丕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氏
出見質等曰卿仰諦視之父子寬嚴異性哉

隴西壻藏醉白池老樹軒圖陳慧香題云谷陽城外路
西南畫景還將詩景參綠水縈紆橋第五名園瀟灑徑
開三巋然一樹推耆舊藉甚羣賢筮盍簪我憶童遊如

夢幻書堂深柳獨何堪

軒北爲霖說王子深柳讀書堂余總角同業處今廢矣

徐

今吾題云勝地爭傳醉白池當軒有樹最離奇百年老
榦干霄立六月清陰滿徑垂杖策欲乘幽興訪展圖先
慰寸心思庭槐潭柳何須問點綴名園此獨宜施道園

題云曩居谿上對老樹名園瓊瓏堪賞中有一泓煙水
綠於春釀移家去後頗回首遡東風幾番惆悵近來喜
見新詩滿冊畫圖蕭爽樹不改舊時蒼莽但惜我槁面
鱗皴愁心芻泲詞人潑雪吹雲處算相懸別峰千丈華
軒妙句惟應讀罷倚闌吟想

張敬夫見王荊公墨跡謂此公那得有許多忙程子見
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不作草書不逐外物余唯見陳丈
慧香一人

古時文士宴集賦詩或刻燭一寸後乃擊銅煎餅鬪捷
爭奇近嘉定張鵬翀自號南華散人至喝韻成詩尤爲
神速往年醉白池詩會黃宮允周比部徐明府李茂才

輦酒酣與王余以接五路爲題喝三韻西枝隨口吟云
五更牲殺接神忙利市年年酹一觴欲往迎之何處所
東西南北與中央坐皆歎賞蓋新正五日松俗貿易家
五更陳牲醴於街以祀財神名曰接五路無賴子闖坐
醉飽徑起主人喜歡謂神降獲利市也

范濂字叔子華亭之漕涇人萬厯諸生也著空明子八
篇分貴遇開心發微理論志傲懷俗通務諱虐姚江進
士丁懋建令義興愛而梓之篇爲小引開心跋云此篇
盜陰陽之和以作合三語絕似莊生空明子得之而未
竟其志因與弟子商焉牧羊子以前三說啟之遂賦是
篇時有董宗伯傳策華亭人也在世廟時彈劾嵩相謫

成南粵後穆宗卽位起爲天曹歷陟少宗伯未幾罷官
歸多畜悍僕煽禍鄉邑致晚節不終蓋大類牧羊子所
聞者一時獻諛之夫僉謂空明子爲此言譏刺宗伯宗
伯果銜恨爲中傷計有司采知其事廉空明集觀之皆
交重空明子之學不忍加害時余方令宜陽空明子爲
余道其詳余亦詒書白之諸公復書曰吾輩豈不識一
字乃爲無稽之言害一佳士耶已而宗伯靡於藏獲手
前所獻諛者乃曰空明子之言至是始驗蓋始終以爲
刺宗伯而不知空明子初不然也且夫君子立言豈嘗
有心指摘人過哉不過據人情物理論之耳世間有此
理卽有此事有此人矣不然子輿七篇之中有關世教

者何限豈皆某言譏某事某言刺某人耶嗚呼獻諛者
不足道吾獨笑夫董宗伯者表表一人乃慨然自甘於
三盜何哉譴虐引云譴虐者何謂譴而流於虐也詩曰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譴而虐豈盛德事哉空明子志業
不遂欲如簡兮詩人紆其輕世肆志之忿故賦譴虐諸
篇雖其事未核而其義則皆有關世教者也空明子嘗
語余曰太史公有滑稽傳空明子不可無譴虐篇亦其
自嘲之意云雲閒據目鈔五卷紀人物紀祥異紀土木
紀賦役紀風俗曰雲閒者就雲閒一郡之事言之也曰
據目鈔者爲一郡實錄必目所睹記則書之也瀛三云
先高伯祖著書尙有一家言一寒齋詩集

華亭知縣某山陰人也善事上官升本府正堂旋丁內憂營求在任守制有市魁許姓者爲其孝子建道場於西林寺納紳士赴弔婁邑張榮素與周厚聞之謂余曰三綱絕矣毅然不往後潛吳淞江潮湧舟覆挾某千總溺水卒具題援以死勤事例得優旨近入名宦祠周夏諸公有靈應爲之割席矣

飛鴻堂看梅詩積至夥主人付之一炬或叩之笑曰律中鬼神驚前夕雷雨六丁下攝殆盡正如顧愷之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也借公飛鴻堂梅花下同大雅諸公賦得皆字兼送陳藥聞之廣陵云春風蘊藉入奇懷梅下聯吟事可皆屈鐵著花疑畫稟涼蟾似水浸苔階客遊